

[窺陶詩中的「夜」]

/陳德錦老師 中文系助理教授

在中國古典詩尤其是唐詩裡，詩和夜的密切關係，是非常明顯的。很多普遍的題材，如愛情、離別、閨怨、行役、賞花等，都以夜間為背景。至於賞月、觀星、夜飲，更非在夜裡進行不可。可是翻開陶淵明集，很容易發覺一個現象：陶詩寫夜景並不多。不過，陶詩裡直接寫夜景的作品，質量卻很高，像〈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〉一首：

閑居三十載，遂與塵事冥。詩書敦宿好，林園無世情。如何捨此去，遙遙至南荆！叩枻新秋月，臨流別友生。涼風起將夕，夜景湛虛明。昭昭天宇闊，皛皛川上平。懷役不遑寐，中宵尚孤征。商歌非吾事，依依在耦耕。投冠旋舊墟，不為好爵榮。養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。

陶淵明當時三十七歲，剛剛結束了一段很短的假期，返回江陵的官署銷假，然而卻一直惦念着田園生活。朋友送他到江邊，準備出發了；入秋的天氣，初圓的月亮，和即將開始的羈旅，集中於「叩枻新秋月」一句。「叩枻」用詞精妙，具體事物中包含了出發的意思；而且「叩」不單是動詞，更有半擬聲效果，跟「新秋月」所構成的靜景，揉合成一個動靜相交、近遠並置的場面。「叩枻新秋月」接以「臨流別友生」，由客觀的景物進入到主觀的情事，是自然妥貼的安排。難得是這兩句在平仄、對偶上也很整齊，接近唐人律句，可是無一字拖沓拼湊，自然流麗，勝過一般過分刻意雕琢的律詩對仗。

當陶淵明所坐的船由塗口（武昌附近）開往江陵時，因為走的是向西的水路，而且是入秋時節，所以習習西風吹到船上，由黃昏一直吹入夜裡。這不斷吹着、微寒的秋風，襯托着陶淵明那離開田園、重投塵網的矛盾心情。潯陽是他赴假起行的地方，到了武昌，匆匆晤過程氏妹和友人，不再久留，繼續他的行程。因為是獨行，所以更能體會環境的清湛虛明。況且，夜景是在新月的照耀下呈現於詩人眼前的，也因為詩人「懷役不遑寐」（擔心睡眠會延誤了下一段行程），故此夜景更比平時加倍清澈。「昭昭天宇闊，皛皛川上平」二句，將這種清湛虛明的空間感擴展和實化。昭，明也。皛，顯也。利用疊詞的音節效果暗示月夜四野的明顯狀態和空間感，非常傳神。無月色則不知天宇之空闊，不知川流之平靜，也不可將詩人孤立的小我溶合在宇宙的廣闊之中。

為了赴假而中宵不寐，是不得已的事情。當陶淵明歸園田後，這種「夜生活」就很少出現。假如他居住於人口密度較高的都會，夜間有燈火對戶、月色滿院，自然不會寂寞。但是田家晨出夕歸，經過一天辛勞的工作，夜間是用來休息，以補充日間消耗的體力的。農夫不懂得士大夫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」的樂趣。陶淵明因身處田園，自然也入鄉隨俗，不能違反這種生活規律。但是陶淵明畢竟是個浪漫詩人，《古詩》裡這種豪興，有時也會在他的田園詩中出現，比如〈歸園田居·其五〉中，寫自己遊覽過附近的山澤後，和隣曲飲酒殺雞暢談，不覺天黑了。天黑，就要點燈。陶淵明知道自己要習慣樸素的生活，所以便「荊薪代明燭」（這何嘗不是一種新鮮的經驗，就像遇到停電時我們拿出舊式的火水燈照明一樣。）因為白天的遊覽和歡飲實在太高興了，所以精神異常興奮，感到夜特別短促，不知不覺間天就亮了。這種不必強求「秉燭夜遊」而「寤寐交揮」地戀慕田園生活的快樂，豈不是更深遠呢？

陶淵明詩中的夜，的確有它浪漫的一面，如〈擬古·其七〉的開始，就塑造了美麗的春天傍晚：

日暮天無雲，春風扇微和。

接着，古詩中常見的「美人」出場了：

佳人美清夜，達曙酣且歌。歌竟長嘆息，持此感人多。

她眼見天朗風和，就酣酒高歌來表達自己的快樂。但當這快樂的歌唱到了終結時，她隨而嘆息起來。因為美好的清夜象徵她青春的頂點，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刻。雖然酣酒高歌透露了自己的喜悅，但只是酣酒高歌，畢竟辜負了這個清夜。她的嘆息、怨恨所以能感人至深，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她身上發現了自己。尤其是在「日暮天無雲」這樣的良辰以及：

皎皎雲間月，灼灼葉中華。

的美景交疊一起時，更會興起深沉的感慨：

豈無一時好，不久當如何？

事實上，這首被鍾嶸評為「風華清靡」的作品，在它的華麗和浪漫的氣氛中，隱藏了一份悽惻。陶淵明認為美好的事物都是短暫的，良夜一過，天空就滿佈密雲，沒有和暖的風，月也隱蔽，花亦殘落，而「佳人」的青春亦不再保有了。全詩雖然擬寫佳人靜夜的感慨，但藝術的妙處在於打破對象和自我、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分別，這首詩也可說是陶淵明的一首詠懷作品。他用「歌」（詩）和酒訴說「良時不可空負」（吳淇《六朝選詩定論》）的主題，而又感到有所不足，極有可能是當時的政治環境，使

陶淵明不能實現他的抱負，令他借題發揮寫下這首詩。

在這首〈擬古·其七〉詩中，陶淵明的夜已經帶有生命、理想的象徵性了。另一方面，陶淵明的夜，和他的飲酒也有密切的關係。〈飲酒詩·序〉說：「余閒居寡歡，兼比夜已長，偶有名酒，無夕不飲。」陶淵明在〈雜詩·其二〉裡亦寫到日短夜長：

白日淪西阿，素月出東嶺。遙遙萬里輝，蕩蕩空中景。

在日落和月出的自然現象中，點出東、西兩個方向，加強了那種循環不息、周而復始的自然力量。這樣的月色，本來可以構成一幅美麗的夜景，可是陶淵明祇感到這「萬里輝」、「空中景」是「遙遙」、「蕩蕩」的，素月是素月，詩人是詩人，彼此是兩個不同的生命體，一個屬於永恆，一個屬於短暫，所以陶淵明不遑欣賞月色，只感到氣候轉變的壓迫：

風來入房戶，夜中枕席冷。氣變悟時易，不眠知夕永。

羅馬古典詩人維琪爾（Virgil）稱月亮「柔和而寧靜」（amica silentia lunae）；李白飲酒時要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（〈月下獨酌〉）；可是陶淵明不能友狎皓月，只懷着莫名的孤獨和憂鬱在月下獨飲：

欲言無予和，揮杯勸孤影。

接着終於透露這種憂鬱的原因：

日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。念此懷悲悽，終曉不能靜。

這正是〈擬古·其六〉「佳人美清夜」而終於「歌竟長嘆息」的延續。陶淵明飲酒，部份理由是為了驅遣這種憂鬱，也是面對個人的渺小，生命的蒼涼時一種無可奈何的逃避。故此，陶詩的夜，是詩人透視宇宙和自我關係的一扇門，這扇門時掩時閉，有時帶來快樂、和平，有時帶給他無法排解的苦悶。